

「80後」廣州仔引領護城保衛戰

14載拍相逾5萬 記錄千座古建築



■文明路騎樓街風情。 本報廣州傳真

千年羊城難覓百年建築的尷尬，曾讓許多人心焦不已。有一位生於1980年的廣州年輕人，在過去的14年裡背著一架相機，走過廣州老城區的街街巷巷，累積拍攝了超過5萬張照片，為廣州的1,000多座老建築，留下了一份翔實珍貴的圖片資料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、胡若璋

這個人名楊華輝，是五羊小學的一名老師，也是廣州首個文保NGO「古粵秀色」的創辦人。過去十餘年裡，在廣州重大的文保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生於西關，長於東山的楊華輝，是一個地道道的廣州仔。他告訴記者，自己祖上世居西關，在他五歲時全家遷至東山新河浦。西關大屋、東山洋樓、越秀騎樓，成了他記憶裡最美麗的風景。楊華輝稱，「廣州建城早已超過兩千年，可以觸摸到的歷史，沒有理由就這樣被湮沒。」

兒時記憶漸逝 心急如焚

當楊華輝還是一個在校大學生的時候，第一次覺得幼時記憶裡的老廣州，正在以一種他看得見的速度消逝：「每周回家經過環市路，總會看到大片的老街區成為建築工地，小時候廣州的樣子越來越模糊，我心裡特別着急，覺得自己應該做點什麼。」
那時候是1999年前後，廣州的舊城區正在大拆大建。為了給新的商業業態讓路，極具老廣州風情的騎樓、西關大屋成區成片被拆除。憶及當時的心境，楊華輝說自己儘管心急如焚，卻一籌莫展。後來他想到的第一個辦法，是搶在這些老房子被拆毀之前，用相機把它們本來的風貌記錄下來。
「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，如果有一天這些老建築要重新被恢復，我拍的這些照片可以提供參考。」從把

相機鏡頭對準老房子那天開始，楊華輝一拍就是14年。這麼多年以來，他的業餘時間，基本都用於穿梭在廣州老城區的街街巷巷，先後自費購置的相機，也有六七台。粗略估算電腦裡分門別類儲存的相片，竟然有3T之多，換算成具體的照片數量，至少有逾5萬張，記錄的老建築多達千座。

建組織護古建 成員廣泛

實際上，自1982年被宣佈成為全國首批歷史文化名城開始，廣州的歷史文化保護與開發之間的博弈一直未曾停息過。從2009年7月，新河浦東山別墅區7棟小洋樓被拆除，到2013年金陵台強拆事件，如何保護好老廣州的討論一直絡繹不絕。

在用相機留存老廣州的同時，楊華輝亦結識了許多跟他有共同志向的朋友。於是他們一道，發起組織了廣州首個本土文化保育NGO團體「古粵秀色」，並且註冊了專門的新浪微博、微信公眾賬號。這些年來在廣州發生的重大文保事件中，「古粵秀色」都有參與其中。

目前「古粵秀色」的成員有50餘人，來自各行各業。他們之中有公務員、外交官、汽車工程師、DJ主持人、建築學博士、教研員、學生、粵劇演員等。成員中有地道的廣州人，也有說普通話但熱愛廣州本土文化的外地人。



■楊華輝背著相機，採訪百年文物建築。 本報廣州傳真

2013年，廣州老建築金陵台、妙高台被拆毀事件，就是由楊華輝透過「古粵秀色」新浪微博，最早爆料給媒體的。一時間，金陵台、妙高台成為了粵港乃至全國範圍內輿論聲討的焦點。雖然這兩座老建築的命運最終在劫難逃，但也喚醒了廣州市民對於歷史風貌街區的關注。

「自從這起事件之後，越來越多的廣州市民開始關心、關注自己身邊的文物建築，也是從這次事件之後，廣州再也沒有發生過大的文保破壞事件，這對於廣州的歷史建築來說真是因禍得福。」楊華輝告訴記者，現在許多市民一發現有老建築被拆，都會馬上給他或者「古粵秀色」打來電話。他們經過核實後，會立即向政府的文保單位報告，並聯絡文保專家實地勘察。

八旬翁申請「掛牌」

不久前，有一位80多歲的廣州市民主動寫信給楊華輝，希望他上門協助把自己的房子申請成為歷史建築。「要知道，房子一旦成為掛牌保護的文物，維修和用途都會受到相應的限制，很少人會主動這樣做的。」楊華輝告訴記者，這位市民的房子經過考證，竟然是1929年廣州市播音台開播時的舊址。廣州市播音台是廣東省內最早的播音台，也曾是華南地區最大的無線電台，史料價值非常高。
「越來越多的廣州市民，開始加入了保護老廣州的隊伍中，這讓我感覺非常欣慰。一座城市不是靠一兩個人、一兩個組織就能保護好的，還需要生活在這座城市裡的人一起來努力。」對此，楊華輝感到信心十足。

將文保融入課堂

目前，廣州越秀區的小學生有一門必修課程為資訊技術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這門課程中卻融入了許多嶺南古建築的元素。據楊華輝透露，這是「古粵秀色」團體中一個老師參與製作的課程，讓學生們可以在電腦上，給以古建築為原型的房屋填色。
楊華輝認為，對古建築的審美種子需要提早澆灌。作為一名老師，他亦不斷提醒自己把握好教師身份，「讓孩子們在耳濡目染、寓教於樂中建立起對身邊古建築的基礎審美。」
東山口的遶園、人民橋上看白鶴潭金黃落日、沙面老勝利酒店……要說起廣州古

建築之美，楊華輝的私家地圖早已印刻於腦海，隨時都能如數家珍，一一道來。在他的課堂上，楊華輝會用自己拍攝的廣州文物、老建築照片當做素材，並在介紹每一棟老建築時，順帶把自己了解到的房屋的「前世今生」說給學生們聽。這樣講故事來貫穿的課堂，孩子們也常常聽得津津有味。

盼保育意識深入人心

此外，楊華輝也會有意識地去挑選一些學生，在課餘時間帶着他們親自走訪一些古蹟。2002年開始，楊華輝便利用

課餘時間帶領學生們到東山新河浦一帶行走，通過採訪老住戶、查資料、記錄採訪感想等方式，讓學生為老建築做歷史檔案，如此便能夠親臨其境地去了解本土文化。

楊華輝笑着告訴記者，做老師十多年，不知不覺中有了私心。他期待在自己教過的學生當中，有的能成為規劃部門的官員，有的可以成為極具本土情懷的開發商。如此，到了他們當家做主來規劃建設一座千年老城的時候，對待城市發展與老房子的取捨問題，保育活化意識便早已深入內心。



■楊華輝帶領學生們走訪東山文保路。 本報廣州傳真

不願作憤青 望與政府互補

近年來，廣州湧現了不少民間文化保育組織，類似廣州舊城關注組、恩寧路學術關注組、廣州街坊情等，都在廣州舊城改造中努力為歷史文化保護積極出力，其影響力也逐漸滲透到珠三角其他城市甚至粵東粵西，掀起廣東歷史建築的保育熱潮。而作為廣州首個註冊的民間文化保育NGO團體，「古粵秀色」依然有其不可撼動的市民基礎，是民間保育團體中的佼佼者。
「修繕、保護不僅僅是政府的責任，而且

政府有很多局限性，如資金、產權、技術等問題」，楊華輝自認為不是一個給政府挑毛病的憤青，而是在和政府互補性地做一些搶救、宣傳的工作。遇到老房子被破壞的事件，他選擇在微信發佈消息時都會三思且謹言，不希望讓外界對「古粵秀色」的理解，只有發聲質疑這一功能。

讚港式保育 倡因地制宜

提及地緣相近的香港民間保育組織，楊華輝稱早就聽聞香港的民間保育做得很好，但是缺少可以交流的平台，故未有過直接的交流。眾所周知，內地修繕古蹟叫「保護」，港澳地區則叫做「保育」。在楊華輝看來，一個詞的不同就代表著兩地民眾對這個建築價值的理解不同，要修繕歷史建築然後保育它，一定要從民間吸取資源，獲得民眾的理解與支持才能固其根本。
他認為，歷史街區無最優保護模式，孰好孰壞本無定論，最重要的是根據當地情況「量體裁衣、因地制宜」。拿北京路來說，是廣州最為熱鬧的購物街區，其中不少本地居民久居其中，不捨離去。保育好北京路，並不是照抄附近的佛山新天地整體搬遷，而是在保留古蹟的同時，也能容納、維持居民生活生態，保留其生機勃勃的生活圖景。

維護老城任重道遠

楊華輝絕對沒有想到，在成立「古粵秀色」的那一刻起，也給自己開啟了一條肩負起保護廣州歷史古蹟的漫漫長路。

楊華輝稱，「現在古蹟面臨的問題，大都是業主在修繕過程中，將原來有藝術價值的外立面改變、拆掉屋頂山花、劃去柱頭裝飾、外牆浮雕抹平後貼上瓷片」。雖然也還是有屋主借危房改造之機將騎樓拆除重建，騎樓的房屋被拆得只剩一面牆，最寶貴的室內結構蕩然無存，但是，細數廣州數千座老建築，比如歷史建築最多的廣州市越秀區，就算設有專人來負責保護工作，但是缺乏人力，一兩個人無法兼顧上千座古蹟。

另一方面，資金短缺，以及廣州為彌補《名城保護條例》不足，所着手出台的相關規劃至今仍未獲審，其法規的執行效力很低。這些模糊的條款為「歷史建築」的保護，帶來了不

少消極影響。多年來，那些因各種原因無法升格為文物保護單位、卻又具有一定歷史價值的建築，一直處於模稜兩可的「灰色地帶」。這些「歷史建築」大多身處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，在發展中常常面臨被拆解的危險。換言之，像金陵台類似的建築只能算「準文物」，處於保護「無法可依」的境地。



■河南老街老房子。本報廣州傳真



■金陵合舊照。 本報廣州傳真